

【灯下漫笔】

难忘的端午节

林华

小时候清明过后,就掐着手指头盼望端午节的到来。因为家里穷,平时别说吃肉,就连粗茶淡饭也常常吃不上,而那时候越穷越能吃,因为肚子里没油水,只要能吃的都吃得有滋有味。我10来岁的时候一顿可吃几碗番薯丝拌的饭,可常常在盛第二碗时就会听到大人不寻常的咳嗽声,那是无言的警告,其意是“小孩子有一碗还不够,还要盛第二碗?”几次后我自然心知肚明,于是每餐只吃一碗,胆恠去盛第二碗,除非趁大人不在时才急速地再盛一饭勺。

印象中,以前很难吃到白米饭,大多是番薯丝干拌米饭,即使这样,仍常常饕餮不继。唯有过节的时候,才有米饭吃,并能闻到些许荤味,哪怕一家人就半斤肉,也多少能解点馋。所以,那时候小孩盼着过节,大人却怕过节。

我10岁那年端午节的前几天,母亲独自一人时就唉声叹气,愁眉不展,可在我们姐弟面前又强装笑容,若无其事似的。我不知何故,就悄悄问姐姐,姐姐比我大几岁,比我懂事许多,她说:“可能是因端午节要到了,母亲因没钱买肉和没有糯米包粽子而发愁吧。”我说如果是这样,我们去跟母亲说说,我们不吃肉也不吃粽子,只要母亲开心就好。姐姐说:“你真傻,端午节是传统节日,有钱人没钱人都得过,岂需我们瞎操心?”什么叫传统节日,我当时不懂,我只知最好有肉吃,有粽子吃,实在没有,不吃也没关系。

端午节的前两天,我和姐姐放学回家,看到母亲将一点糯米浸到水里,我猜想,肯定是包粽子的,想起过年才吃过粽子,那箬叶散发的清香,那甜而不腻的味道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只要想起吃粽子,喉咙里就情不

自禁地吞几下。

傍晚和姐姐去采猪草时,我对姐姐说:“端午节还是有粽子吃的,母亲将糯米都浸下去了。”姐姐说:“就一升半糯米,还是母亲跑了好几家才借来的。”我不知姐姐为何知道这么多,看她每天也是上学,回家后我们一起采猪草或砍柴,怎么我不知道的事她却知道。

端午节那天,恰逢是星期天,早上起来,母亲将一大盆热乎乎的粽子放在桌子上,叫我们姐弟先吃。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一只粽子咬一口,真是好吃极了。尤其那一小条肉,吃在嘴里爽滑酥嫩,回味悠长,我舍不得马上吞下,让它在嘴里多停留一会,让味蕾多享受一会,直到它即将溶化再吞下。

吃了两个粽子后,觉得余味正浓。正想去拿第三个的时候,姐姐突然眊睨我一眼,我赶紧将伸出的手缩回来,顿时大悟,因为还有父母、外祖父和外祖母等几个人没吃,我一个小鬼若要吃3个粽子,真是“超量”了。但我猜想,粽子肯定还有的,不会就这么几个。

临近中午时,我和姐姐各挑着一担柴禾回家了。刚放下柴禾时,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年乞丐到我家里,左手拄着根拐杖,脏兮兮的右手端着一只脏兮兮的碗。母亲正好从厨房将一碗苋菜端到堂前桌上,看着乞丐的碗,又看了看桌上剩下的2个粽子,迟疑片刻后,拿起一个粽子放在乞丐的碗里。乞丐边说着多谢的话,边往门外走去,“等一等。”母亲边说边端起苋菜走向前去,朝乞丐碗里添了些苋菜。乞丐又说着多谢之类的话。这一幕正好被我看眼里,开始我觉得母亲太大方,早知这样,我早上多吃一

村巷里的吆喝声

郑忠信

村子不大,貌似走出来漂泊很久,水千条,山万座,我却一直怀有未曾离开的感觉;巷子不深,定然回不去的岂止从前?梦阑时,酒醒后,你则始终满盈打捞不完的记忆:堂前的燕窝、檐底的蜂巢,篱边的栀子花、池畔的水蜜桃,村东头的碾米厂、巷西尾的豆腐店,大礼堂门上方的红五角星、老宅门边框处的“军属光荣”……还有那曾经飘荡在村巷里的声声吆喝。

“补鞋哩——”!略带欣喜的声声吆喝与极其江南的丝丝烟雨不期而至。在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年代,衣服破了,针线能够搞定;凉鞋坏了,铁钳可以烫好;雨鞋漏了,只能胶粘。瘦老头腿脚不便,却擅长粘胶。每回他都一声不吭地在巷口支顶大凉伞就开干,先是边收鞋边用白粉笔圈出破漏。随后依据破漏的大小从废旧车胎内胆上剪取形状各异的补丁,接着将光滑的补丁和破漏四周用铁锉锉毛,再打开橡胶罐,用软毛刷将胶水均匀地涂在刚刚锉毛的地方,晾上几分钟便将补丁粘于破漏之处并用锉把使劲压实。锉到位,涂均匀,晾的恰到好处,粘又不留气泡,往往是雨鞋穿烂了,他的补丁还完好无损!难怪他自己“一声不吭”,村巷里就已经嚷嚷开了。

“阉鸡欧——”!夏光浅浅的午后,不是让公鸡打鸣的声音吵醒,就是被阉鸡的吆喝惊起。母鸡下蛋,鸡蛋可换钱或易物,能直接贴补或改善家用;鸡蛋视同荤菜,蒸煮煎炒样样皆可,鸡凭蛋贵,母鸡倍受青睐就不言而喻。公鸡除却打鸣和传宗接代,屡屡捉对缠斗,常致鸡群不宁,甚至于鸡飞蛋打。再者公鸡肉属发物,多有忌口。若能一阉了之,则问题迎刃而解,还能育肥增重,卖出更多的价钱。阉鸡师傅通常一肩背着裹有阉鸡工具的包袱,一肩挎着个大网兜。接活后,网兜捕鸡,交叠鸡翅,用竹板固定鸡腿,切开洞口稍加扩张,借助小圆勺和棕丝实施阉割,十来分钟就可结束。切口小巧隐蔽,全凭肉眼洞察,民间有高手,村巷亦风流。

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,拨浪鼓摇过之后便是“鸡毛换糖”的吆喝。货郎担其实就是两只用铁丝作绳子的藤条筐,其核心在于搁在藤条筐上的带玻璃盖板的木质抽屉,抽屉内又被隔成许多小方格,小方格内就摆放着各种各样供交换的小物品:大大小小的钮扣,红红绿绿的颜料,长长短短的缝衣针,粗粗细细的尼龙线,带木棍的驱虫片,有倒刺的钓鱼钩,挂饰品的钥匙扣……一时间,老老少少围将过来,手上拿着鸡毛、鸡胃内皮、猪骨



个粽子也无妨。可当我看到这老年乞丐步履蹒跚,孤苦伶仃的样子,我很快为刚才的想法感到羞耻,而另一种想法跃进脑海:“早知这样,我早上宁愿少吃一个粽子给这位老爷爷多好。”

中午时分,母亲和往年端午节一样,拿着个畚斗,将石灰撒到屋里的每个角落,并边撒边口中念念有词:“杀什么?杀毒虫,杀什么?杀蛇杀蜈蚣。”我不知其意,又悄悄问姐姐,姐姐说:“农村习俗,端午节正午在各旮旯里撒了石灰,就不会有毒蛇、蜈蚣之类的害虫到家里来了。”我若有所思后说:“那去年夏天曾的一条蛇跑到家里来,难道去年端午节母亲没有撒石灰吗?”姐姐说:“每年都撒的,也许,如果不撒的话还不止一条蛇到家里来呢。”

傍晚时姐姐还告诉我,就我们兄弟吃的粽子里有肉,母亲他们吃的粽子里面的馅是咸菜。我听后不禁泫然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,心想,母亲她们实在不容易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小时候虽然家里很穷,但端午节吃粽子、饮雄黄酒、给小孩涂雄黄、悬挂菖蒲、艾草、佩香囊、给小孩缠七彩线等习俗始终没有改变。

回忆往事,无疑会怅触万端。倘若说给小孩听,他们会说我是天方夜谭,或者怀疑我是否脑子有问题。

头,操着地道的本地方言直接对垒货郎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,连比带划,顺利成交,没有丝毫卡顿。等到只剩纯粹围观的看客的时候,货郎重又起挑,摇响新一程,这股走走停停的风景当年只消十天半月就会上演,如今何处找寻?

“噹噹噹,噹噹噹”的铜锣敲过之后,“人灯啰,人灯啰,人灯啰”的吆喝就响彻村巷。这方言中的“人灯”意即舞龙灯,乃迎、庆元宵佳节的民俗表演。敲锣之时就是起灯之日,白天,小龙灯率先暖场,灯虽短,加油助阵的拉拉队倒很个的长;晚上,成人版的板凳龙盛装亮相:横列两盏神灯的龙头高高昂起,纵设各种造型灯笼的灯板依次接上,多的年份达上百板,少的也有几十板,龙尾平摆,自然殿后。灯火璀璨,锣鼓喧天,龙灯在村巷里巡游之后便挨家挨户换灯头蜡烛:各家高堂点亮灯烛,厅中的八仙桌上摆好迎接的糕点茶水,待龙灯灯头路过时猛放一通炮仗,然后将其迎入家甲,换下蜡烛,置于高堂,举家膜拜,祈福求安。这样纯朴、简单的祈求曾经年年岁岁,而今,祈求“祈求”竟然岁岁年年!

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村巷里的吆喝哟,一声声,一更更,宛如卧听窗雨,几时梦成?

【馨香一瓣】

印象新桥

徐绍年

三十多年前,我经常去新桥,如今,又因工作关系,踏上了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。

新桥,是常山县东北部芳村镇的一个偏远山村,距离县城约40公里,可谓乡村的末梢,从毛良坞村进去还有五公里,离衢州七里村也才几公里路程,只不过到七里要翻山越岭而已。

新桥留给我的最初印象,要追溯到1987年冬天。那年,我刚在汽车站工作不久,经常坐客车到新桥,并不时住宿当地。那时的常新公路,全是沙石路,全程44公里,客车要行驶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,不像现在只要40多分钟行程。从芳村到新桥也有22公里,沿途除了偶尔看到过往的拖拉机外,基本上没货车通行,更难得看到小车。每当客车驶过,公路上便会尘土飞扬,弥漫空中,久久才能散去。那时常山到新桥的班车一天才来回八趟,上下午各四趟,每趟都挤得水泄不通。坐在车内,一趟下来,满身灰白。初到新桥,眼前看到的除了一片老旧的泥瓦房外,就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了。

当时我们留宿在村口的供销社,供销社门口有一块两百多平方米的平地,那是人们休闲和乘车的地方,如今已变成了加油站。在供销社做饭的阿姨,是当地人,善良、朴实、勤劳,遇到节日或家里有客人时,她都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。她家一共有五口人,生活条件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,丈夫在供电局上班,大女儿丽红在当地乡政府工作,二女儿丽芳在汽车站做临时工,小儿子正在读书,一家人居住在一栋六间木板结构的泥瓦房,屋内的一些家具都漆成了红色,大堂正中高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,“共产党真好,只有共产党领导,我们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”平时闲聊时,她总会不自禁地凝望着墙上的画,一边跟我们谈着陈年旧事。

新桥村村口有一条小溪,清澈见底,溪水冬暖夏凉,如今芙蓉水库上游的水就来自这里。夏天,如果你傍晚时双脚踏进小溪,一股清凉就会从脚底嗖嗖地往上钻,直透丹田;冬天,当你晨起到溪边,就会看到水面冒着袅袅升腾的热浪,如果用毛巾把洁净的水扑到脸上,顿觉神清气爽,温暖周身。

新桥村的南北两面都是大山,山上郁郁葱葱,除了大量的毛竹外,还有杉木、松木及其他林木。晴天时,当太阳照在翠绿的山峰,山上便会反射出点点星光,美不胜收。遇到雨天,群山就会笼罩在雨幕之中,朦朦胧胧。一旦雨后阴晴,山上烟雾缭绕,让人仿佛有种“山在云中飘、人在画中游”的感觉,如果你愿用苏轼的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这两句诗来形容当时美景,也不为过。

听做饭的阿姨讲,新桥有许多特色农产品,如白心蕃薯、红心蕃薯、茶油、黑桃、柿子、春笋、冬笋等等,比较出名的算薯条、笋干、茶油了,每年都有许多村民或贩子运到县城或集镇去卖。如今,这些绿色农产品,不但常山人家喻户晓,有些还通过互联网远销至海内外。

久而久之,我对新桥的人文环境也有了一定了解。新桥虽深处大山之中,可人们脱贫致富的干劲从未停过。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,是1988年新桥出了第一批率先奔赴深圳“吃螃蟹”的年轻女子,这在当时曾引起轰动。之后,在她们的带动和影响下,新桥许多青年男女开始走上了打工、创业之路。

时光飞逝,岁月如梭,弹指三十多年。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,眼前的景象已远非所想,昔日杂乱无章、老旧破损的泥瓦房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、错落有致的一幢幢漂亮楼房;以集镇模样建设的街市更非以往木屋小摊;文化礼堂让人耳目一新;幽雅、清新的农家乐桃花源游人不断;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;老百姓的日子红红火火。

如果说新桥的交通变化,更是耳目一新。这些年,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,宽敞、优美的常新公路直通衢州七里,沿线村庄的路边晚上更是“万盏灯火、大道如虹”,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,去年十二月建成通车的淳(枫)常公路,终点又在杭新景高速公路新桥连接线上……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有时回想,如果诗人贺知章生活在当代新桥,也许他的这首诗将是另外一番意境了。

新桥,这个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的偏远山村,如今正以崭新的形象,展示在世人面前。善良、勤劳、智慧的新桥人,正一步步实现着幸福的梦想。